

書

古

微

書古微卷十一

邵陽魏源著

無逸篇古文發微

周書第
十一卷

尚書無逸篇舊作高宗饗國百年合未即位時爲百二十餘歲馬融古文疑其壽過長乃臆改爲享國五十有九年又移太甲爲祖甲而次於高宗之後與殷本紀古文說全不合考殷本紀古文說一則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蓋伊尹嘉之作伊訓三篇後人褒帝太甲稱太宗二則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一莫

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王政其有闕乎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作巫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號太宗其三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訓於王武丁修政行德於天下咸懽殷道復興武丁崩次子祖庚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史敘三宗皆在祖甲淫亂殷道衰以前何爲改太甲爲祖甲謂高宗有子祖庚不立欲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馬鄭創之僞古文從之遂與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之語大相矛盾後人將

信史記真古文乎抑信馬融等偽古文乎况古文傳自
劉歆而漢書載劉歆宗廟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但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
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豈劉歆及太史所
見之古文反不如馬鄭之偽古文乎則知古文尙書無
逸篇其在太宗爲太甲在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云昔
在殷王太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太宗之享國三十
有三年

如以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居相三年共四十年
其末卽位以前約計二三十歲共六十之壽

傳言成湯百歲故太子太丁年長者未立先卒其弟外丙仲壬亦俱中年又相繼而卒太甲繼立除丙壬及居禘之年尚享國三十六年則其父太丁之年可知矣穆子乃有外丙僅二歲仲壬僅二歲則成湯暮年安得此神幼之其在下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

及我周文王而洪氏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

年自時厥後以下其文相連不隔一字洪氏謂其字數

祖甲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考漢藝文志劉向以中古

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

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

亦二十二字今此段其四十二字正符錯二簡之數其

今本史記魯世家載無逸篇亦以祖甲在高宗後且高

宗享國百年作五十九與殷本紀判然矛盾此以馬鄭
僞古文改之豈知太宗之廟當承太祖之次漢以高帝
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正用
尚書之誼謂太甲在三宗之後已不可訓況以祖甲廟
三宗之列當稱何宗且孔子刪書惟錄成湯太甲沃丁
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苟有祖甲之賢名列三宗
何爲不錄其一篇乎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蓋湯至武丁中更太
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故曰賢聖之
君六七作苟武丁之後紂之前尚有祖甲之賢何爲獨

遺之乎國語說事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大戴禮少閒
篇孔子對哀公曰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
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
節殷民更明圻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
卒殷德大破五世乃有未孫紂卽位若武丁之後紂之
前尚有祖甲之賢何謂殷德大破乎漢書五行傳劉歆
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外劉向杜欽論衡
氣壽篇無形籍異虛籍並云高宗改政脩行致百年之
壽自馬鄭以前從無高宗壽止五十有九之文論衡氣
壽篇傳稱召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

併未享國之時數之當百有三四十歲矣此皆用今文
尚書君奭無佚甫刑篇之說也馬鄭誤解高宗彤日而
並誣及無逸經文何非聖亂經亦至此哉

君奭篇發微

周書第
十一篇

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王
莽傳羣臣上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天子之冕南
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
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藉六藝以文奸言不足齒及至
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召公不說其盛滿居攝
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退位二說不
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孫寶傳周公上
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相損此並古文
家說也畢竟何以不說致馬融有疑其苟位貪寵之語

大碑經義者何曰此書前人皆以不說爲不說周公故

妄啟疑竇違經害義堯典舜讓于德不台

史記自叙班固典引並引

書作不台此今古文家所同惟僞孔改爲不嗣

台卽怡也知舜之不台之誼則

知召公居位不說之誼矣蓋舜深知爲君之難惟恐德不稱故皇然不敢樂受召公深知爲臣之不易自恐辜荒萬幾有闕且有周公任之故舉然深思謙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其不說周公哉周公留之首以天壽平格爲言蓋以召公齒德達尊至親夾輔在周公之上何可一日去位周公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年已六十又七年而崩年六十有七

見泰誓篇下

周公攝政七年之後三年而

薨其七十歲爾而召公則康王時尙爲太保計年百餘
歲周公知其稟賦之厚可託後事故於其求退而歷述
前代與國同休之老臣以勸留之保衡佐殷四世尹子
伊陟逮至太戊佐湯六世孫則亦臻大耋巫咸巫賢世
掌天官在武丁初年則有傳說無甘盤晚年則有甘盤
無傳說蓋一人異名非僞孔舊學甘盤之謂也是商代
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老臣夾輔之力卽我朝文武舊臣
如秦顛闕天散宜生虢叔南宮适近日並皆無存太公
更已久逝惟餘我二人夾輔沖人若涉大川非老成誰
與其濟若耆耄之人復不降志以造就成人小子則英

材不生何由致鳴鳳之祥成假天之業使文王之德丕
冒海隅乎何以遠鑒天威近迓天休揚我俊民登之在
位使目前同心襄助將來繼武以保太平乎故我念天
命之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老倦使後人迷誤效
尤動輒引退爲高也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而不顯成
康之頌是召公更在康王之後故論衡氣壽篇有召公
年百有八十之語是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之治皆召公
天壽平格所致召誥祈天永命之言于斯驗周公留貽
之深心于斯見矣二公仁爲己任志同道合之誼章矣
此豈衆人所能測識者乎問白虎通曰先王之老臣不

名故虞書曰咨伯是堯時諸臣伯夷最長至四岳則并不稱字但稱其官皆盛德上壽冠乎中天故四岳有彭祖之稱見堯典何此篇不之及曰周公守三統之義故稱引止及夏商而不敢遠引二古之事以自比例也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

顧命篇發微上

陽湖博
菴文集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益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展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

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
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
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
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
是旣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
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旣葬之後也顧氏之
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
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
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

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
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
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
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
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
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旣耐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
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
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

何疑于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啜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

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
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
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
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
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
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篇發微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

祖推之于天子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
子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子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
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
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
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
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
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
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
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
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

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
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
非聖人之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
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
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
已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
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
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
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
反也

甫刑發微

周書第十二篇

穆王甫刑何以錄于書也曰是篇著誼一微誼二

何謂著誼曰聖人欲廢肉刑先漢文而發其端也劓剕
椽黥等五虐之刑始于蚩尤之世九黎之苗顛頊興而
革之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虞又以流宥代
之金罰代之象刑恥之鞭朴佐之惟怙終再犯者始治
以賊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始歸于大辟是唐虞所
謂五刑者一畫象二鞭朴三放流四罰金五大辟豈有
罪至四凶止開放流竄殛而庶民小罪遽毀支體刻肌膚
舜之五刑必非三苗之五刑可知也馬融注臯陶五常之

刑但有其象無犯云者五常卽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弟不睦不嫺不任之刑也鄭注司圜亦信唐虞象刑之制不知何以注書又指爲墨劓荆宮大辟之五刑與荀子墨子慎子所言象刑皆不合晉書刑法志言之尤詳鄭知吉內軍賓嘉五禮周制不可以釋唐虞而以公侯伯子男五禮代之柰何又以墨劓荆臙宮釋唐虞之典乎傳曰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康誥非汝封劓刑人毋或劓刑人是周公成康時尙無肉刑也流及穆王始變舊典增入周禮遂以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及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

內則者守固髡者守積列于司寇之職春秋之世踊貴
履賤不讀穆王甫刑之書孰知爲三苗之制或夫子錄
之于書則知聖人用世內刑必當變匪直此也春秋譏
世卿惡其以貴族妨賢路則知選舉必當變春秋合伯
子男爲一等使國無過大過小以杜兼并則知封建必
當變錄費誓秦誓於篇末示費將代魯秦當代周田韓
趙魏以陪臣代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
勢所趨聖人卽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

何謂微誼一禹稷臯陶三后佐唐虞禹讓稷契及臯陶
堯舜之道惟禹臯陶見而知之此萬世所共聖殷本紀

述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四瀆已備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書序
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
稷是三后自古論定雖湯之興不敢以契入三后而退
臯陶也乃甫刑忽易以伯夷降典折民爲刑推爲三后
而臯陶不與漢揚震孫賜遂以臯陶不與三后恥拜廷
尉之官不知此甫刑之大繆也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
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甫齊許見崧高詩毛傳國語
史伯言姜爲伯夷之後許爲大岳之胤是甫侯之置臯
陶進伯夷代列三后者私尊乃祖假王命以寵先靈穆

王耄荒誠哉其耄荒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沿耀博大唐虞夏商周而外楚爲重黎祝融之後羸爲伯益之後而伯益實庭堅之子禹薦益於天孰謂大理官不列三后乎史記秦之先始於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羸氏索隱謂大業卽臯陶大費者伯益卽臯陶之子又列女傳陶子生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卽臯陶子伯益也至臯陶之後兼封英六楚人滅六臧文仲謂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者猶周公之後自魯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也漢書古今人表只柏益一人並無伯益柏

鬻分二人之說甫侯自侈其家世而天之所興人力不與伯夷姜氏之後滅於陳田卒不能與皐陶伯益爭衡夫子以秦誓繼甫刑知皐陶伯益之後將繼稷契禹而代興也惟王變而霸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卽祖宗亦不能聽其不自變

何謂微誼二曰古今氣運之大闔闢其在顓頊乎開闢之初聖而帝者以天治不盡以人治純以人治者自顓頊始大戴禮武王踐阼記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乎師尙父曰在丹書班固典引注蔡邕引尙書顓頊河圖大訓在東序顓頊卽顓頊之丹書也大訓卽箕子之洪

範也武王問洪範於箕子問丹書於尙父故一陳東序

一陳西序其顧命經文與蔡邕所引異者今古文之別

也今書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璠琰在東序大玉琰玉天

在東序而西序無河圖今書河圖在夫子刪書斷自唐

虞人治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絕地天之通乎生民之

初天與人近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

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

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

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斯有乘龍以御

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尾上升

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
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璽之統
者顓頊始命北正重司天絕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
絕民不通天於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
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
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五福六極相符禹治水
上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禹元圭故能役使五行號爲
神禹自禹而後未之聞也其德不足以合天其道不足
以範圍彌綸乎天者則不足以通天地人之道天地日
尊人日卑乃以造物功歸天地故大政之主必敬天名

日月星爲神名。爲而名天之人亦爲神。天神人也。地而人也。鬼人也。非是則毛羽角翹肖之族非人形。則非人亦人與天之部類而已。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紀遠則紀其極近可知者曰三萬歲曰萬八千歲。人曰促天地日壽於是又以悠久不敝歸之天地。若曰人與天可相通也。人與天地同壽也。天地與人同敝也。則啞然羣不信皆由地天之通絕也。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台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論者。猶有取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上古中古一大升降。闕闕夫子刪書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

亦不能不聽其自變

書古微卷十二

邵陽魏源著

書大序集義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協居方作汨作九共九篇藁飫

江聲曰帝謂舜也釐下土方而居民于其方所別其方之所生分其種類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類是也汨治也其讀爲藁與給也藁飫之誼未聞此篇汨作九共九氏逸書有之藁飫則孔氏逸書亦未有也書大傳九共佚篇有曰子辨下土使民平一使民毋敖源案九共之篇疑卽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卦之易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

其風土爲九共九篇。棄飲者亦謂所產土宜禹貢之書卽禹承帝命而陳之特書自夏史故爲史臣也。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末三字缺文據江注補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篇呂覽諸子或以爲禹事或以爲帝相事傳文異詞皆與書序不合別詳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過

過地名也僞孔古文妄改爲歌字之借也五子卽五觀江聲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于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穆王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

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囚厥嗣皇天哀禹賜以彭
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曰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
觀于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
卽五觀也國在今頓上縣離騷曰夏康嬖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言太康仲康等兄弟
更立是爲五觀王苒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國語楚
語士嬖曰啟有五觀韋昭注爲太康兄弟五子逸周
書魯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離騷王逸
注云啟子太康不遵禹政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情縱
欲以自娛樂不顧忠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閭巷失尊位此皆五子卽五觀不肖之證僞
孔反以五子爲賢述禹戒以作歌不知書有典謨誓
詰訓命從無歌體妄之甚矣至太康失位之事殷本
紀不詳惟左氏襄四年魏絳言于晉侯引夏訓曰有
窮后羿方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兕
龙圉而用寒泥以爲己相淫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
其民而虞羿于山殺之窮石以取其國夏之臣靡奔
于高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譏惡詐僞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藤自有扁氏收二國之虛以滅之而立少康少康滅桀于過后將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又卽虞人之箴所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卽而思其應牲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者也又史記吳世家伍子胥諫吳王夫差曰昔有過氏殺豷者以滅豷尋滅夏后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妣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氏又欲殺少康少康奔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聚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得之將寤夏配天不失舊物是有過氏爲夏后太康仲康之賊臣至于太康之兄弟同失侯國者或作武觀或作五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于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歸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墨子非樂篇于五觀曰啟于淫溫康樂野于飲食湛濁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異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案此所引蓋五子之過法篇文也武觀卽五觀則尚書逸篇之目也始則澆滅灌尋處澆于過緡及少康滅澆于過皆地名也啟子五觀隨兄太康失國其之過者往過地逃難也孔子錄此篇表少康一成一旅中興之由至授氏不以觀爲人名而以爲地名則觀卽不詞蓋以人

往某地可也。以地往彼地不可也。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語則文獻無徵。夫子亦未由補錄焉。

義和淫而廢時亂曰旃往征之作旃征

江聲曰：義氏和氏伯仲自唐虞夏商世掌應官史記述以此為仲康之世。顧命旃之舞衣則與兌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鄭注謂旃兌和垂並以古人造此物者之人名其器也。旃兌和雖不可考，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可見。亦人名，卽是此序所稱矣。僞孔與鄴立異，故以旃為國名。且造僞經曰：旃，伊尹以堯典子胤顧命旃之舞衣，亦皆為國。謬之甚矣。孫星衍曰：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旃征云：旃，厥元黃昭我周王。郭注：爾雅亦引旃征之。旃，厥元黃昭我周王者，釋詁云：導也。昭者，釋訓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國語忠位為周。非商周之周也。與孟子子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土，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各自一事，偽古文假造，秦誓亦引此文，則從孟子附會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疏引鄭注云侯本封國在太華之陽江聲曰國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有天下營案八遷者侯始也自侯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營案八遷者侯始居商一遷也二世昭明居砥石二遷也三世相土居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未聞帝告謂北方元帝爲元王契所自出說見鄭君禮註告卽誥字釐沃者理亳之土地使肥美故篇名亳旣源案鄭注契封太華之陽謂今之商州戰國時日商于符史記三代皆與西方之義江君尚未悉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江聲曰事見孟子然竊疑之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至此乃攘童子之饑餉行同餓殍乎且越境而耕朝往暮返餉者日再勢有不能蹊田奪牛不情迂詐母乃齊東不經之謬乎孟子質言無疑書序亦言不祀姑存其說以等史之闕文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

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江聲曰醜惡也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趙岐注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義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注曰犧牲既成黍稷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早曠水溢則變置社稷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致周葉代之欲遷勾龍无河繼之者于是故止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江聲曰夏社篇蓋責讓社神之詞疑至臣扈二人名馬融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三篇皆亡不可攷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編次未聞

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普

陟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地舊在潼關之內
爲湯兵自商州東出渡河出山必經之地鳴條有
三一爲桀與湯戰之鳴條皇甫謐謂在蒲州安邑
西有鳴條陌或謂在陳留平丘有明條亭者二爲
桀所放之鳴條呂覽問選篇曰湯逐夏桀奔走自
鳴條乃至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
門又修務訓云湯蓋兵鳴條困夏南巢以放之歷
山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曰人南
徙千里又再徙方至南巢則地在今巢縣有焦湖
鄭康成注所謂鳴條南夷地名者也湯未逐桀至
南巢時先伐昆吾三腹三腹在今山東定陶其地
皆在東南至舜卒于鳴條則卽所葬之蒼梧與伐
桀兩鳴條無涉故孟子謂舜東
夷之人以與文王西夷對舉耳

湯歸自夏至于太垆仲虺作誥

史記湯歸至泰卷仲虺作誥江聲曰大垆殷本紀
作泰卷蓋聲之轉也仲虺一作仲鬻卽說文壘字

歐定公元年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荀子堯訓篇文作仲歸湯注亦謂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與此序同堯典正義引鄭注亦同皆古文家說也咸有一德是成湯誓故古文皆次湯誥後爲孔別撰咸有一德作伊尹告太甲而以次太甲之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江聲曰續漢書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有三股亭當在定陶也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征是三股又引伊訓載俘在亳蓋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能引之也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注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江聲曰書曰明居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江聲曰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是湯沒之後非即太甲元年其時并外丙仲壬及居桐之年數之距湯之役久矣而爲孔以爲湯沒太甲卽立稱元年謬妄之甚此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以訓嗣王之詞伊訓是述湯之大訓肆命是陳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三篇皆述成湯故合爲一序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江聲曰經云放桐歸亳事見孟子思庸者俱孔傳釋以念常道姑用其說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載帝太甲崩太宗武甲崩于沃丁立江聲曰訓之爲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源案此當謂以伊尹之事訓于百寮也非順承之順

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

四篇

江聲曰殷本紀載此序而繼之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祿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治其修之太戊從之而祥桑林枯死而去伊陟帝太戊贊像徙于朝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伊陟與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至伏羲生大傳又以尋穀生于朝七日大其為高宗暨祖臣之事劉向五行傳亦同則傳聞異詞當以書序古文為斷是詞巫咸將夕降兮懷靈精而要之國語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氣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語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敬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使制神之處位次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為巫官故伊陟為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書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如二畫而已集古錄載齊侯鐘銘其文有再言都俞而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此亦當云作咸父止于咸

字父一下各篇二畫又云作太戊而于太字戊字下
各有二畫是為威又二篇太戊二篇合為四篇如虞
夏書作作汨作九共九篇彙既之例耳俗儒疏忽不
察誤作單文專為大故而成又遂多二篇太戊遂無
其目合兩篇為一四矣脩省之義責重于君身有告
太戊無一而專恃至威竊謂為至四篇之多者乎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江聲曰記殷本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
伊陟諱作原命則是原命篇為伊陟所作不應別
有伊陟篇矣史遷嘗從孔安國問故故史記所載
多古文說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
作原命此必依經文為證然則原命之文史遷
親見之安得復有伊陟篇乎蓋俗儒于上序誤闕
太戊篇因于此條增伊陟之交以合百篇之數原
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
命馬融以原為
原名亦非是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書缺不具

江聲曰史記太戊稱中宗中宗崩仲丁立器作放
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所遷也詩鄭
箋放鄭地今近滎陽然則敖器聲近段借此片之
初仲丁尚有殘篇遷得見之故但云不具不然百
篇亡者多矣何獨此云不具乎

河宣甲居相作河宣甲

史記帝崩太子太丁未立乃立太子之弟外丙帝
外丙即位三年立弟仲丁在位四年乃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稱太宗太宗崩
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
小甲崩弟雍已立帝雍已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
而河宣甲不知何世乃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王
仲丁弟河宣甲外王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帝
外壬立外壬崩弟河宣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
若河宣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
以前尚有河宣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

甲父丙王爲二世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
孫小甲雍已太戊兄弟爲四世共臣成湯爲五世
其間此九君其中並無河宣甲史記乃忽以河宣
甲插入仲王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太戊
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
仲丁遷騫之後乎仲丁太戊子則且在元孫之列
乎以此觀之則河宣甲斷斷爲仲丁以後之君斷
斷非仲王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太甲之前明矣
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顛倒何迥出情理外竟
至是乎前儒不足道近日江君書序考訂至密乃
于河宣甲亦襲錄史記世表之文無一語疑
議何爲乎甚矣經義之穿闕之不勝闕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已詳書古

微本篇

高宗夢得傳說百工夔求之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融日高宗之訓

史記釋載此篇民作毋禮乎棄道劉向五行志鼎
爲宗廟之器主器者莫如長子示繼嗣將易也蓋
西漢今文家說辨詳本篇馬融注以典祀毋豐于
昵昵考也謂禰廟也此東漢古文家臆造之說如
其言以豐禰廟致變異則維何不升于禰廟
之鼎而升遠祖湯廟之鼎乎別詳本篇

殷始咎周周人垂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源案戡者之年當從大傳在文王受命專征七年
之內在國策文王因歎鬼鄂之死囚羑里之後乃
自鄭注以來多誤會書序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
勝之後果如其說何爲而得出囚又何爲反受命
專征乎語詳書戡
黎本篇今不復贅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馬融本爲史記作太師
疵少師纒微子本篇詳載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

篇

江聲曰經言四月叙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二年之一月其或然歟源案史記周本紀載太誓首篇九年觀兵至孟津之事中篇爲歸二年誓告諸侯將士伐紂之事下篇爲十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書序之十一年一月戊午也何爲有十三年之說乎別詳書泰誓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姆野作姆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職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全載克殷篇之文是安國古文尙有之當爲武成上篇而孟子所引血流漂杵當在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開武王之下又歸狩一作歸獸樂記有散馬歸牛之文孟子有擊虎豹犀象之語而佚周書世俘篇尤詳其事漢書律歷志並引武成篇二月旁死魄以下入十三字

卽今世俘解之文則世俘解當爲武成下篇
又論語周有大賚以下數行亦似武成佚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

武王以十一年克殷至此逾二年矣書大傳曰武
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臣周
去之朝鮮武王問之因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
而問洪範此先後歲月之最明矣不知江君何故
書武王十三年克殷不應箕子卽能受封往返之
疑而其于泰誓下篇明書十一年又直誣爲十三
年之事與經文全不相顧此等游譚出自夙學眞
不可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江聲曰邦古封字也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
是以邦爲封康誥叙云邦康叔正義謂古字邦封
同是也

西旅貢獒太保作旅獒

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各推疆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巢伯來朝芾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康叔得嘉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

東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伏生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禾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康成曰三苗同爲

一禾此今古文
家言大同小異

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江聲曰邦古封字源案此序康叔下常有
伯禽二字方符左傳祝駝語別詳本篇

成王在鄴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詳載
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書五教

卷十二 周書大序

七

此篇召公以堯思引退周公以天壽平格應引前代老臣與國同休者爲勸留其共濟自馬鄭注以私意誣經今別爲詳辨于本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周本紀作蒲姑薄姑齊地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遺歸在鄆作周官

鄭康成曰自成王政篇至此篇皆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此皆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源案前代管蔡定殷邦乃用兵之大事故彙叙于前此則踐奄遷蒲姑特安置餘尊非大政也故彙叙于後

周公作立政

傳北假作此篇大周官之後鄭本
立政在周官之前見禮典疏引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德序殷在穆王書內今移之于
此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賓王界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鄆將沒欲葬成周公葬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書大傳曰周公復辟三年之後老于鄆心不敢遠
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
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公葬成王曰周公生欲
事宗廟死欲聚首于畢畢者文王之基也成王不

葬公于周而葬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成周東郊作君陳

鄭康成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源案觀此序而周公君奭篇之用心見矣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作冊畢公各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舊脫畢字依江氏校補

書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叙相應知彼逸篇非此也惠棟又謂逸書有問命無畢命然則畢命爲冊霍侯問命爲訓太僕正各爲一事而互錯之故書與序不相應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都不闕作柴誓

衛包改柴爲費

指爲費邑謬妄之甚江聲曰此篇當次蒲姑其編次于此未聞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桓桓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殺還歸作秦誓

多角穆王佚書

案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曰汝毋以小謀敗
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
夫卿士所引卽此篇也葉公乃祭公之譌緇衣公
孫尼子所作子思弟子則此書非出汲冢而夫子
當日必見之明矣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
諫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告王曰昔穆王欲肆
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
祁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祁招之情惜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是以獲沒于祗宮是祭公以周室宗英爲穆王
所嚴憚雖其後毫荒作甫刑不能守祭公遺命而
此篇君臣告語懇摯儼有三代上謨訓之風視蔡
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今東晉僞古文
之當黜而論者尚謂其多彙格言莊論止須別編
不許與真尚書同次第爲無傷世道況此真佚周
書今日得之得不如獲典寶乎謹錄甫刑之後文
侯之命之前存古籍焉

王若曰祖祭

孔注祭公周公之後
昭穆於穆王爲祖

次予小子虔虔在位

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

次字未詳疑有僞孔注溥大也言是天疾威于我故多是大災

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

威公其告于懿德

不弔卽不淑也古文弔字篆與叔篆相近故往往段用詩曰不弔昊天信

不幸也孔注以至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

瘳朕身尙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

孔注謀父

名言我魂在于天必死猶能明知王所問君天下之事

王曰烏乎公朕皇祖文王

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實之明

德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故

付俾于四方用應

受天命敷文在下

付俾猶賦畀也天既文武以明德乃遂付畀以四方受命于天而敷其文

德下上也

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

子追學于文武之蔑

申者申告也君夷蓋曰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

威言文王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國人蓋文王周公周克至祭公世有有精微之德非事功表暴之比也

龜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君居之大商之衆

龜堪同將率也夷居

大商之衆者平滅商民而居之也

我亦惟肖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

又王家

祭公能執其中在之德以輔治周室

工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大勲宏成康昭考

乙烈孔注稱謂舉行也昭考謂昭王穆王之父也

王曰公毋困我哉俾百寮一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

拜手稽首曰允乃詔華恒于黎民般

孔注言三公百寮皆在此問疾公若不教

以同心輔政則是困我公言信如王所詔必令畢力恒恒于民事俾其登般衆也

公曰天子謀

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武受之

此下敘文式開國文王伐崇密戡黎武王克殷語多重
復非中葉追述祖德之體亦非寢疾對君咨訪之體謹
節去三行俾歸簡要而尊經誼也丕惟周之開基維后稷之受命是永

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烏乎天子三

公監于夏殷殷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

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注天子爲大宗旁建宗

子則諸侯也以夏殷爲戒則大無後難之遺守其公曰序而終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

烏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已罪疾喪時二

王大功汝無以雙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

以雙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

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四句與編衣所引同義不煩詳釋惟家相句編衣所無孔注謂

陪臣執國政也以上告穆王畢以下告三公

烏乎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

芻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我先王我亦惟丕以我

辟儉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

孔注先王即昭王祭公所逮事

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也源案先王險難似謂昭王濟漢膠舟之事然當穆王前而及先王之遭變無此對君之體又以自免于難為幸尤非忠蓋之誼或別有所指而決非指膠

舟事烏乎三公子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

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

此書末又

教其子也康安也子欲保其康安宜勉教誨使克據述以守世祀不可姑息之使犯常刑也

王拜手

稽首黨言

孔注黨讀同王拜受祭公之讜言則三公拜可知也

芮良夫解

周書穆王書附第一篇卽逸周書芮良夫解也此篇成厲王而作芮伯穆王舊

臣屢諫厲王大雅桑扈之詩是也詩作

于流彘之後此書陳下將流彘之前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若

此書芮伯自作不當稱若此後人仿尚書

王若曰妄增之也孔注因下文有謀若之語謂其皆順事之詞故稱其曰勉強之詞不可從

予惟民

父母致厥道無遠不貳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

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效于前不違商紂不道夏

桀之虐肆我有家

以上舉前爲戒卽葛洪詩刺厲王咨女殷商之意

烏乎惟爾天

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

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

專利謂榮亮公也作威謂戴公

長父也周語芮良夫諫用榮亮公壘子言厲王染于榮

夷公號公長夫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執公長

夫之難屬王流于城故蕩詩刺播克之用疆禦之臣卽
刺二人也荀子執公乃號字形譌號公爲厲王將兵伐
淮夷伐熊渠伐西羌所謂內與于中國軍及鬼方者也
榮夷專聚斂蕩詩所謂女無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者
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

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望皇良乃非

后惟其儻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孔注言民不從上命

惟從其所行類善也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此

其必有流惟家畜如之孔注家畜犬馬人養食之則攝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是不勲德以辟難下民胥

怨財單竭手足靡措不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

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

其惟國人

言諸侯中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有奸雄能突起問鼎者所患其惟國人而已此又明指

其紛亂之禍在旦夕也

烏乎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

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哉遂弗悛余未

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

孔注安危利害弗知戒惕又不悔改尚不知王之所定況貪

諛之人者乎

惟禍發于人之悠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

之攸伏

孔注禍伏于人所輕忽惟下民也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

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

唯曰哀哉

孔注賢者持職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

我聞曰

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

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

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頓覆爾自謂有餘吾謂爾不足敬
思以德辟爾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處無曰子爲惟爾
之禍

案芮良夫之詩夫子既取入大雅矣此篇斷無不
見之理且其忠告憂勤疊疊乎成康周召之遺與
無逸君爽相表裏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
年而語不此之取而取彼何哉卽秦誓亦一時悔
殺之敗而三次報復濟河焚舟顯存干
時代亦遠在西周之後何爲殿彼不殿
不可解者姑附諸穆王之後以雪僞古